

汇入洪流就是正能量

——资华筠的舞蹈人生和家国情怀

王蕾 口述 本报记者 杨雪 记录整理



资华筠

艺文丛谈

编者的话：

“资华筠舞蹈艺术馆”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正式开馆。

资华筠是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第一代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理论家和舞蹈教育家。其首演的舞蹈代表作《飞天》《孔雀舞》等载入20世纪中国舞蹈经典史册；她所创立的舞蹈生态学成为中国舞蹈理论的典范，填补了中国舞蹈基础理论空白。她也是较早关注并积极推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者之一。资华筠还是连续6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本期邀请资华筠之女王蕾讲述母亲的生平故事。

新中国召唤我走向舞蹈生涯

我的母亲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走上舞蹈生涯，似乎是‘一瞬间’的决定并曾使父母、老师、同学们感到意外，甚至‘伤心’过。但是回想起来是时代使然，是新中国的诞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母亲6岁开始学钢琴，师从刘金定老师。刘金定发现她很适合跳舞，就将其送到俄罗斯老师瓦谭柯在天津租界开办的舞蹈学校中学习芭蕾。在两年后的汇报演出中，她表演了《天鹅之死》，当时天津的《俄侨报》曾报道称，“资华筠将成为中国的芭蕾舞明星”。

母亲初中毕业考试前夕，恰逢华北革命大学三部文工团到天津演出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当时知名艺术家戴爱莲、王昆、郭兰英都在演出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舞台上洋溢的革命激情让母亲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演出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1年，母亲入选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表演戴爱莲编排的西藏舞《游春》，获金质奖。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成立，母亲那时年仅16岁，成为团里最年轻的一位演员。

戴爱莲先生的传世之作《飞天》是中国舞蹈艺术的经典之作，母亲有幸成为舞蹈《飞天》的首演舞者。表演时，她手中长长的绸带仿佛成为双臂的延伸，柔美、悠扬，带给观者绵延不尽的美的震撼与享受。她一生中累计演出《飞天》千余场。

现在有的舞蹈演员舞长绸，手里拿两根小棍儿来借力。母亲那时舞长绸，全靠

臂力和技巧。练习的那段时间，每天她的两个手臂累到完全抬不起来，无法抬起来梳头。

母亲的舞台生涯跨越30余载，她主演或领衔主演的经典舞蹈作品如《飞天》《孔雀舞》《红绸舞》《荷花舞》《长虹颂》《思乡曲》《金梭与银梭》等，在新中国舞蹈发展历程中都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

1981年至1983年，她与王莹、姚明珠合作举办“著名舞蹈家资华筠、王莹、姚明珠舞蹈晚会”，在全国各地巡演，引起热烈反响。展示了她对中国民族舞蹈的美学追求，为她的职业表演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

从舞蹈表演家到舞蹈理论家

从卓越的舞者到创立学派的舞蹈理论家，母亲是以非凡的意志和卓越的才华成功实现了跨度极大的角色转型。

1987年，母亲接任吴晓邦先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挑战。直至1999年卸任，她是舞蹈研究所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所长。

因母亲是舞蹈家出身，当时大家都担心她缺乏理论功底。但是母亲上任后，却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舞蹈学科的发展与文化建设。

母亲对于学习新知识、新东西求知若渴、意志坚定。记得她有一段时间跟陈翰生先生进修英文，回来复习笔记，每天都到很晚。母亲到舞研所时，已经51岁了，她学习电脑、学习打字，当时大部分

人对于电脑还十分陌生，她以超人的勇气学习应用，把时代的科技之风带入了古老的艺术殿堂。

理论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创新。母亲根据多年来舞蹈实践中的困惑和思考，在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帮助下创立了舞蹈生态学，对舞蹈基础理论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她完成了从一位舞蹈家到舞蹈理论家的“转型”。

关注并致力于非遗保护工作

母亲也是最早关注并推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者之一。她晚年殚精竭虑地探讨非遗保护的理念、机制、方法，留下了诸多著述。

她是连续多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她就提交了“关注文化生态保护”的提案。在2000年发表的《面对新世纪的文化生态保护》论文中，她明确提出“非物化”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植被”，应给予高度关注和保护的观念，并倡导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立法。她的许多相关提案与建议得到了广泛认同并在文艺界形成共识。

在国家对非遗保护进行立法之后，母亲对非遗保护的学科分类、价值判断以及科学保护方法等深入研究，并持续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

她始终身体力行，时刻关注基层及民族地区的非遗保护。一生多次赴湘西、四川羌寨等偏远地区考察调研，与当地民间艺人一同起舞、一同交流。汶川地震之后，她在第一时间连线四川省文化部门负责人，询问羌族非遗传承人情况，并向灾区捐款，2010年还专程去灾区看望他们。《羌族文化传承人记录集》项目的论证和立项，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留资料时，看到她的田野考察照片，那么朴素，人晒得黝黑黝黑的。母亲离开我们10年了，直到现在，很多人在谈及她对于非遗保护和舞蹈工作的支持时，都心怀感恩。

深厚的家国情怀

我的家族同政协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外祖父是知名银行家和金融学家资耀华，他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直至1996年去世，近40年始终在政协履职。我的母

亲是第五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有着30年的政协履职经历。

这种情况，应该并不少见。母亲是一位很“豪爽”的人，大家称她为“资先生”，还经常称她“资大侠”。记得《人民政协报》曾刊发过一篇题为《大侠资华筠》的文章，形象地讲述了我的母亲古道热肠、为人真诚，愿意仗义执言的品格。

著名舞蹈理论家冯双白作为母亲的学生和助手，曾写文章回忆过：“文革”之后不久，我母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那时的文艺大家如文学家艾青、丁玲、冯骥才，画家李苦禅、黄苗子，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也都进入了政协。开会的时候，他们为老百姓仗义执言，为国家鼓掌欢呼。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感使母亲深受感染。母亲在政协履职期间，所提交的提案都充分地体现了她的家国情怀。小到设立公共厕所，大到“非遗”保护的实施，再到国家文化战略，都在母亲的直言和执着中被重视和采纳。曾经有一个素未谋面的普通女工找到她，她听过情况后多次帮忙反映、申诉，直至问题解决。只要老百姓有困难找到她，她都会热心地伸出援助之手。记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母亲建议我把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和她一起捐给“春蕾计划”工程，资助欠发达地区的女孩子上学。

母亲培养学生呕心沥血，倾尽全力。她常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学生比天大”！

母亲晚年身患白血病，还带着博士生。那时，因为长期吃药，她的白细泡和其他血项值都很低，但是每个学生的论文她都逐字逐句看，并给予修改意见。一篇论文数万字，每改完一篇，她的眼睛都要严重充血。她带人的最后一个学生临近论文答辩时，她的病情已经往急性白血病转化了，但是她说，学生不完成答辩，就不去治疗。

在60多年的舞蹈生涯中，母亲执行了大量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据她回忆，半个多世纪来，她访问过五大洲50多个国家。新中国早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令她难忘。那时国际形势比较险恶，有的国家，连交通安全都存在安全问题。比如，1956年出访拉美的艺术团部分同志，因特务破坏而遭受空难。1960年，当母亲和艺术团的同志再次接到赴拉丁美洲访问任务时，都抱定了“不恋乡梓地，马革裹尸还”的信念。母亲说，当时不仅没有丝毫恐惧，反而激发了壮烈的献身精神。这一时期，母亲频繁执行出访演出任务。60多年舞蹈生涯，从1951年刚摘掉红领巾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舞蹈比赛，到2007年已是古稀之年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中欧文化对话主旨发言，这些经历，让母亲对文化交流形成了深刻的认识。母亲先后获得英国名人传记中心的“世界杰出妇女奖”等国际荣誉，入选英、美多国的《世界名人录》，这些出访任务使她深刻体悟到对外文化交流在树立国家形象、提高民族尊严、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中的深远意义。

我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了那代人精神之高贵，信仰之坚定，文化的自觉，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热爱。

2014年，母亲的《舞蹈生态学》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著作类）特等奖。在颁奖典礼上她说：个人是非常渺小的，不过是文艺大潮中的一滴水，但汇入洪流就是正能量。

烟火人间

山水有情，天地对饮。这句话本是写家乡的，离开家乡，在外地行走，偶尔也提笔写上这八个字，心里想着的还是家乡。在号称三福之地的福清，自己并没有这样写，心里反而认定这地方配得这份情怀。

那几天，一场准台风级的暴风雨从离福清不远的东海掠过，将足够多雨水倾倒在这一带的山山岭岭之上，山谷与河流虽然被过多的雨水填满得满满的，却不见泥沙急流，乱石狂奔。说满地的水都是清澈的，肯定过于夸张，当不得真。那湍急的山涧里，水流不过略嫌浑浊却是不争的事实。都言山清水秀，指的是老天爷脾气好的时候，雨下得好，风吹得好，阳光也播撒得好，你好我好，百事顺遂。

那天，从一条河上经过。因为河的上游有一座水库，那些被浅滩激励起来的浪花，白得像飘飘瑞雪。在雪白浪花之上一种从未见过的建筑物横空出世，从河流的左岸跨越到河流的右岸，中间像九宫格一样竖着一些钢筋混凝土立柱，立柱与立柱之间横亘着道道同样是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梁，再在梁和梁之间遍布用钢材焊接而成的网络。建筑物的整体呈上游低，下游高的反坡面态势。这种说奇怪就奇怪，说不奇怪也不奇怪的物什是做什么用途，令人费解。挡不住突然而来的好奇心，走一路，想一路，等到返程时再路过，眼前忽然一亮，认为自己大概明白过来，不由得好生感慨。

所谓山清水秀，得益于自然的馈赠。若人们没有善待安身立命所在，自然会产生震怒。20世纪以来，随着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曾经在铁路沿线形成绵延数千里的白色污染，经过各方努力整治，得到根本控制。然而，那些用看上去无伤大雅的小动作丢弃在角落里的各类垃圾，随雨水漂进河流，一直令人既忍无可忍，又束手无策。

不知道福清这里其他河流上是否都有类似的建筑，这种将乡下人家用来挑运泥土肥料的竹箕的原理，别出心裁地应用到河流之上，成为巨大的“垃圾拦截器”，当洪水将这里一点、那里一些垃圾冲刷到一起，沿着河床不可一世地流向下游时，一旦遇上这座阻拦器，那些可恶的小东西顿时失去继续下去的可能。

清流之上，更清澈的是心灵。

再清澈的心灵也需要如清洁垃圾这种小事情的呈现。

黄檗山上的万福寺是一座对东亚文化交流有着不一样贡献的寺庙，整体布局与大多数寺庙并无明显区别，某些题词对联颇有意味。其中有块匾额令人印象深刻，上面的草书容易被认错，这一

若是玉融若是海

刘醒龙

次，我们把后面三个字认成是“不现功”。虽然可能不是书写者的原意，却别有一番深意：真的做好事，做善事，用不着到处显摆与张扬，也用不着非要被人晓得和传颂。福清紧靠着东海，有着国内县城唯一的30万吨级的深水良港，在福清几天，天天都在说海，夜夜都能闻到海风的气息，却无缘与大海见上一面，然而，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与大海一样宽阔襟怀。而这便是最大最明显的“不现功”。大海对苍生的润泽，无所不在，却毫不在于关注几多、感恩几何。

福清人林绍良是著名的爱国侨领，他艰苦创业，心系桑梓投资兴业，热心公益慈善，为家乡的繁荣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作为著名侨乡，福清一地慈善事业极为发达，家家户户，无论富贵贫贱，以善举为门风，作为民间传说的三福之地，如此才是人们所景仰的福中之福。

亲诚惠容的福清，有龙溪、虎溪、渔溪等10余条河流，大小岛屿200多座，海岸线400多公里，水拍云崖，大浪淘沙，处处尽得无上清波的美妙。我所见过的那座拦截各类垃圾的奇特建筑是众多举措之一，而像林绍良等更是其坚实的内核。福清雅称玉融，都说得名于县城旁边的玉融山，现如今这雅称象征着将最美的玉融入最宽广的海。玉虽化为无形，人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却会因为无数枚美玉的融入，而显得更有魅力，更加迷人。



植被稀疏的荒漠
干渴难忍
你穿透贫瘠的沙砾
把根深深扎入大地
像一条血管
为营养不良的土地
输送新鲜血液

你不惧高寒缺氧
不怕风吹日晒
最喜恶劣环境
永不退却
坚不可摧
生机盎然
为茫茫高原
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作者系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原副会长）

爬地松

高扬

为母亲挡住太阳的辐射
让她的肌肤
永远靓丽
土地在匀称呼吸
张弛有度
充满活力
狂风呼啸
把旷野刮得昏天黑地
你挺起强壮的脊梁
用双臂紧搂大地
摆动树冠
向四周呐喊

守住大地
才有万物生灵
冰雹肆虐
噼里啪啦砸向大地
你挺直四肢
撑起绿色穹盖
为一个生灵
搭起温暖的帐篷
小鸟安然无恙
昆虫自在安宁

戈壁迎来短暂雨季

诗词鉴赏

爬地松，一种生长在高原的灌木，它耐寒耐旱，总与荒漠、戈壁、岩缝为伴，我在4700多米的申扎还见过它的身影。每当看到它，我就莫名地生出一股敬畏——它给我鼓舞，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它身上充满着雪域情怀、高原品格和西藏精神！

你没有高大的身躯
却把钢铁般的枝干
紧紧贴地
一丛丛，一片片
像顶顶绿色帐篷
妆扮大地
如威武的战士
把祖国疆土守卫

烈日炎炎
你撑起一把把巨伞